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詁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
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

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
八篇為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
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
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
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
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
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然則呂氏寔摺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

亦未見其的據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為第二
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
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
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首尾
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
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

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
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
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
復以累篇廢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為最高
且惜誓以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
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楊雄則尤
刻意於楚學者但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
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
不欲特收姑別定為一篇使居八卷之外
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
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
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
為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
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

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
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
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為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
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
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
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為一事洪氏正之
為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
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
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
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今
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
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宓

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
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
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
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為客卿客卿戰
國時官為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
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方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

為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
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
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
之為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
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
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
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

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

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

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葳夫唯捷徑以

窘步拙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

也皆語辭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

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

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

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

相承首尾相應之大則自當通全章而論

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

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

義而再釋之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

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做詩傳

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
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孛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
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
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
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
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
他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

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
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
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合也黃
長膚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
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
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
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
今皆以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木之甚詳已得之
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
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
引黃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
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
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
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
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
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
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
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
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
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
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
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
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乘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
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菹此類錯
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
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
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

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
芬香故以名之尤為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
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
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
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
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
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
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
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為神明遠見釋
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
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為時為
代以民為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
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
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洪氏曰循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
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離

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
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
一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
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
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
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
畏云

舊注以攘詬為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
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
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
為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
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
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遂來歸

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
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類
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類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嬋媛而傷懷

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

悲回風忽傾寤

以嬋媛

王注云心覺日傷又痛惻也

詳此二字蓋顧戀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註曰女類詈原之意蓋欲其為寧武之愚

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

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

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

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

子為騷經乃有啓九歌九辯之說則其為

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

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

遂以啓脩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
補注正當括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
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
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
者本据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
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
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
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
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
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
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
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循繩
黑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
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君又生

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閭歷訪神妃
及所鸞鳳飛騰鳩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
此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
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言而未必
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及害文
義至於縣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
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槩不復盡載而

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為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
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
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
月者也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
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
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耻

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為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

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候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闇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
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
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
為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
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
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
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為奄忽之義至此遊
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為
予者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
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犧氏亦姓
也宓與密同亦姓偁作密非是補注引顏
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虎處子賤即伏犧之

後而其什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
知古字伏處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
而并轉為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
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為
伏犧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
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為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為

賴則理固有賴言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
遠之地也

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
此又言求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
是

鳩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且文可見註於他
說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

說運日知晏則鶴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
能為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
屈原為負嘗使鶴媒簡狄而為斯三只也其
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詔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
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已
用鶴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
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

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眾賢非
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
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
於馬終古登阨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
如登阨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下上來際
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
臣為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
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
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為
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
先尋其綱領故一出入得失不常類多
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為
荅靈氛者亦非是

美人以重午挿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為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
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為疑而欲再決之
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
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
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
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寧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為原語非也

鷓鴣顏師古以為子規一名杜鵑服處陸佃以為鷓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鷓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鷓鴣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

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
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
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
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
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
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
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
不知其幾人矣

化為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
耄之嗟則離可為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為
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為施此
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為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
讀女為汝則并其音而失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

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斯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

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猶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

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
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
云姣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
者又何患其不留也服漢樂歌云神安留
亦指巫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為
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犬而釋為群犬走貌然大人賦
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
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
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
故為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
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

以為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大息憂
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
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
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
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
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
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
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大迫
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
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
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
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

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
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
以不間此原陳已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
如何讀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
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
共為治而後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意
而亦失命詞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
謬為尤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
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為求賢而
采杜若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
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
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為難辨舊說往
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為喻人主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為隱士補又以此為屈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沖天而愈思愁人為抗志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為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為之說以為思其故居天日之運行初無停息

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旣明為謬說而雅言之者又以為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為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絃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為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為主祭迎日之人然回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幹色之盛

如此耳絃瑟交鼓靈保賢媯即其事也或疑但為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輝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為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醺斗者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

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甚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聞音正為當字

山鬼一篇諺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子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
氣也耳日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
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
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
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
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
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

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
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
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
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
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為魄則
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
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
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

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楚辭辯證上



